

译文
新流行

女性推理

6月
19日
的新娘

[日] 乃南亚沙 → 著
艾 菁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倾情力作
日本超人气推理小说作家
江戸川乱步奖评委

译文
流行

女性推理

6月
19日
的新娘

[日] 乃南亚沙 → 著
艾 菁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6月19日的新娘/(日)乃南亚沙著;艾菁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12

(译文新流行. 女性推理)

ISBN 7-5327-3182-0

I .6... II .①乃...②艾... III .推理小说—日本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9792 号

Copyright © 1991 Asa Nonami

First published in 1991 by Shinchosha Ltd. Tokyo, Japa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Edition Copyright © 2003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China.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Shinchosha Ltd.

License arranged through the J. Media & Publishing
Ltd., Japan.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2-574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6月19日的新娘

[日本] 乃南亚沙 著

艾 菁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875 插页 2 字数 17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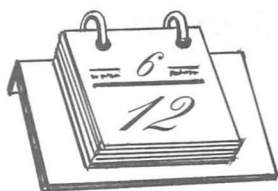
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册

ISBN 7-5327-3182-0/I·1866

定价: 15.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车似乎驶入了接缝较多的路段。他驾驶的车平稳地行驶在中央高速公路上,间或传递着路面带来的轻微颤动。

池野千寻把座椅放得很低,小小的身子躺在上面,脑袋的位置在车门玻璃下方,路面和其它车辆从她视野中消失,惟一可见的是挡风玻璃外无边无际的灰色天空。

“换支曲子。”

千寻轻轻碰了一下他扶在变速杆上的手说。他熟练地摸到 CD 开关,停下了轻柔的爵士乐音带。

那段听了无数遍的前奏随即传来,是千寻喜欢的曲子。因为放下了座椅,感觉离车厢后部的扬声器近了许多,千寻就好像坐着小船,漂浮在一个充满音乐的空间里。

“坐车的时候,现在这样子最舒服了。”

千寻满足地叹息了一声,轻轻闭上眼。此刻,这艘漂浮在空中的小船变成了一个特别的空间。

“还是下雨了。”

他握着方向盘低声说。千寻忧郁地睁开眼,大颗的雨滴



溅落到挡风玻璃上，随即下起了大雨。雨刮忙碌地左右摆动，扫去不断落下的雨水。

“幸亏是回家路上才开始下。”

千寻悠然道，他“嗯”地应了一声。

雨中，千寻更觉得自己是在船上，她忘却了时间和空间，身体跟随船一起晃动。无所依靠的不安和如同在母腹中一般的安全感不可思议地交织在一起。

“下星期这时候我们会在干什么？”

千寻笑着看了他一眼。从千寻的位置只能看到他宽阔的肩膀、浓密的头发和因为特别圆而显得十分可爱的耳朵。只在他对躺在身旁休息的千寻说话时，千寻才能看到他微耸的颧骨。

“像做梦一样，不敢相信是真的。下礼拜这时候，我就是新娘了。”

音乐淹没了她的声音，也许他什么也没听见，而她也并没有期待他的回答。

再过一周千寻就要结婚了。她就要穿着新娘礼服接受所有人的祝福，说不定还流着幸福的眼泪。

“我，会是个好妻子的。”

车厢里既不热也不冷，千寻打心底里这样想。当个好妻子——可爱的、出色的妻子，让他的同事和邻居无不称赞的好妻子。有时快乐，有时烦恼，每天同他一起积累岁月，书写坚实的历史。

这画面，千寻在心里描绘了多少次啊。好像描绘多少次都不够似的。一切都准备好了，剩下的一周，千寻所要做的只是梦想新生活并等待它的到来。

千寻好像睡着了一会儿。醒来时,他的手正好又一次向变速杆伸去。车一下子放慢了速度并开始大幅度地转弯,千寻觉得身体仿佛被稍稍甩向了右侧,大概到高速公路的出口了。

不知何时,千寻爱听的那张 CD 已经播完,车厢里又回荡起他喜欢的爵士乐。

“我不喜欢爵士。”

“那张 CD 听得叫人想打瞌睡。”

“我听爵士才想打瞌睡呢。”

“你不是一直睡到现在吗?”

“可人家觉得很舒服嘛!”

千寻说道。他的脖子好像微微动了动。因为是从后面看,千寻不知道他的表情,但他一定笑了吧。这样的時候,千寻总故意像小孩子那样撅着嘴口齿模糊地说话。不知几时起她发现,这样做时她出乎意料地可爱,让他动心。她把经常被人笑话像小孩子的小手握在一起,大大地伸了个懒腰。他说:“就要到了。”

千寻借着车外流动的路灯灯光看了一下手表,快晚上8点了。高速公路比预料的空,他们也许能比预计的时间早些到家。本以为进入干线道路后车速减慢,落到挡风玻璃上的雨不该那么疾,可也许是雨下大了的关系,雨水不断从雨刮两旁急泻下来,挡风玻璃的视野越发差了。

“雨真大啊……梅雨天真讨厌!”千寻伸完懒腰依旧躺在座椅上看着飞溅的雨滴说,“下礼拜可别是这种天气。”

“到晚上才下有什么关系?”

“当然是晴天好啦!这样就能认为,连上天也在祝福我



们。”

“真贪心。希望天气也好，神对你也好。”

“当然啦！新娘都是这样想的！”

千寻把她的小手放在他的大手上扑哧笑了，想起不知谁对她说过，希望天晴就别在梅雨季节举行婚礼。但她还是憧憬成为6月的新娘，无论如何都想在6月结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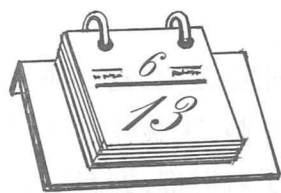
“回家做个扫晴娘挂起来吧。”

她说着正要把另一只手也放到他温暖的手上，他却突然把手从她手里抽走了。千寻不知发生了什么，从放倒的座椅上抬起头来，只见雨水像瀑布一样倾泻的挡风玻璃聚满了灯光，他握着方向盘先大幅向右打，随即向左。炫目的光线几次从千寻眼前流过，回荡着安静的引擎声和让人昏昏欲睡的爵士乐的小船一下子转了向。一时间，耳边同时传来各种令人不快的声音。

她睁大的眼睛只看到倾泻而下的雨水和无数的灯光。一刹那，千寻觉得时间停止了，她什么也听不见。

然后，是猛烈的撞击。

千寻想睁大眼睛看得清楚些，眼皮却条件反射地闭上了。千寻落入了黑暗之中。



1

想就这样一直睡下去，可四周静得令她不安，千寻无奈睁开了眼睛。她似乎做了一个很长的梦，可睁开眼的一刹那却什么也不记得了。

房间里很安静，阳光透过窗帘温柔地照射进来。淡蓝色印花窗帘的下摆缀满了荷叶边，让人觉得被风吹动时一定很美。

千寻出神地望着窗帘，慢慢意识到自己正待在一个从没见过的地方。

——那么，我这是在哪儿呢？

如果是陌生地方就不该继续睡了——千寻心里这样想，可脑袋却昏沉沉的令她不想起来。她想再睡一会儿，继续享受肌肤接触被单的感觉。

——可是，这究竟是哪里呢？

千寻不记得自己曾见过这个房间，她终于还是决定起来。挣扎着想要坐起的一瞬，她突然感到一阵疼痛穿过全身，霎时间呼吸都要停止了。稍稍抬起的头又倒回枕上，昏沉沉的头



脑急于恢复平时的机能。

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睡在这个房间里,还有,这疼痛又是怎么回事。她轻轻地动了动薄被下的手腕,手腕并没感到特别的疼痛。她试着动了左手、右手,弯了弯肘部,握起拳头又放开,都没有感到特别的疼痛。接着,她又试着屈了屈右膝,这次她觉得有一阵疼痛穿过,便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伸手去摸膝盖。

这时,千寻终于发现自己的手直接触摸到了皮肤。不仅如此,千寻的手腕也直接接触到被单。她飞快地动了一下没有感到疼痛的双手,双手直接感触到胸部、腹部、腰部的肌肤——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原来什么也没穿,那一刹那,她觉得自己的呼吸真要停住了。

——什么也没穿。

不仅是外套或睡衣,连内衣也没穿。

——这是怎么回事?

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赤身裸体,而且不知怎的弄得全身疼痛,这事不寻常。是的,这事绝不寻常。千寻有些不安,又环视了一下房间。

这间6叠左右的榻榻米房间,看起来有些西式。两面墙上有窗,挂着浅蓝色的窗帘。房里没放什么家具,仅仅千寻对面墙上有个衣架挂着女人的衣服。

谁的衣服?是这间屋子主人的吗?自己认识的人里有穿这衣服的吗?千寻望着墙上的衣服,脑海里搜索着这房间的主人,可脑袋依然昏昏沉沉的完全不如千寻所愿。浅色碎花连衣裙和粉紫色的开衫……

这时,千寻感到房间里的空气微微动了一下,她条件反射

地屏住了呼吸。房间外面好像有人走动。

千寻听到有人穿着拖鞋走动的声音,接着隔扇轻轻响了一下开了条缝。

千寻双手拽着被子边缘一直拉到脸颊,只露出眼睛紧盯着被子的左侧。和一旁的壁橱一样贴着白色隐纹纸的隔扇慢慢打开,千寻拽着被子的手捏得更紧了。接着,有一张面孔探进来。

“啊,你醒啦?”

男人问道,露出了另一半面孔,徐徐将隔扇完全打开,不客气地朝千寻走来。千寻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一丝不挂地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房间里,现在又走进一个男人来——她完全不明白自己的处境。而且,即使这样一动不动,千寻也感到浑身隐隐作疼。现在这样,她什么也做不了,想逃跑也不可能,惟一能做的就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眼前这个男人。

可是,男人好像根本不理睬这些,径自在千寻枕边盘腿坐下。

“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疼?”

“到处都……”

千寻哑着嗓子答道,那男人又凑近了一些。男人个子很高,千寻从下面看,觉得他简直像个巨人。听到千寻的回答,男人的浓眉皱了一下。

“到处都疼?让我看看!”

“不要!”

千寻大喊一声,用被子蒙住了整个脑袋。这是怎么回事?他一定是知道千寻什么也没穿,故意那么说的。



“怎么啦？不是说疼吗？”

“请别碰我！”

千寻冲着被子上方传来的那个声音近乎悲鸣地回喊道。空气一下子沉寂下来，接着千寻听到一声沉吟：“这是怎么啦。”这正是千寻想要问的——这到底是怎么了——千寻希望有人能对她解释。

“你，你做了什么？——对我。”

“什么‘什么’？”

“你，你是谁？”

“我？”

“我为什么在这里，而且什么也没穿？”

千寻在被子里缩成一团。全身生疼，但她还想尽量在那男人面前保护自己。千寻觉得如果接下去的一瞬间被那人掀开被子，自己没准会因为恐惧和羞耻而死。

千寻知道自己浑身都在发抖。越焦躁，头脑就越混沌而无法集中思绪，她只是本能地感到必须保护自己不被男人伤害。

空气沉寂了很长时间，那男人丝毫没有要动的迹象。他既不像要对千寻做什么，也不像要起身从房里出去。除了耳朵和枕头摩擦的轻微声响，千寻只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千寻一动不动，身体呈一个不自然的姿势，筋骨肌肉都疼了起来。即便如此，千寻依旧坚持着，觉得一动自己就输了似的。

“不管怎么样……”

一听到男人带着叹息的声音，千寻刚有些松懈的筋骨又紧张起来。

“我什么也不会做，把头伸出来吧。”男人半是沙哑的声



音道。

“请告诉我你是谁。”

千寻依旧盖着被子，双手支起小小的空间，里面只有两只眼睛不安地转动着。

“脱掉你的衣服是我不好。可是你浑身都湿透了啊！我想如果就让你那样你一定会感冒的，所以才脱掉了你的衣服。”

“浑身都湿透了？……”

千寻的头脑还没清醒。是没睡醒，还是太累了？千寻恨自己不能立刻恢复平时的思维，但她不希望被那男人看破。

“好，请你马上把我的衣服还给我。”

“啊，衣服已经干了。穿上衣服就能起来吗？”

“先把衣服还给我！”千寻又叫了一声，头依然蒙在被子里。

榻榻米轻轻响了一下，她知道是那男人站起来了。接着，千寻听到他说：

“能起得来就起来，不行就叫我一声。我在对面。”

接着是隔扇拉上的声音，随后屋里又寂静无声了。千寻一动不动，直到感觉那人走出房间才从被子里伸出脑袋。

身体舒展开时，千寻又感到浑身疼痛，同时，脑袋也疼起来。刚才她并没有感觉到，此刻她感到脑袋也一阵阵地疼。

——冷静！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可那男人并不像要动粗。

反正，在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前、在安全离开这里之前，必须冷静。没有睡醒般的昏沉沉的感觉一直持续着，千寻拿定主意，慢慢撑起上半身。



那人说的已经干了的内衣、丝袜、衣服都放在被褥边，衣服就是刚才千寻看到的、挂在对面墙上的连衣裙和粉紫色开衫。

2

打开隔扇，外面是铺着地毯的走廊。那身衣服尺寸正合适，可千寻穿着却觉得别扭。开衫的下摆很长，千寻用手压住开衫的领口，伸出脑袋窥探了一下门外走廊上的情况。

左面的玻璃门好像通向大门，右面也有一扇式样相同的，不过敞开着。看到走廊靠左侧斜对面有一扇感觉像是盥洗室的门，千寻便留心着那扇敞开的门，一面朝盥洗室靠过去。古典音乐从那扇敞开着的大门里传来，千寻知道，刚才的男人就在那里边等她。

之前穿衣服的时候千寻就觉得周身疼痛，一迈步疼得更厉害了。起身后，千寻才发现自己的肘部、膝盖、腰部都有乌青，手按到侧腹也隐隐生疼。丝袜抽丝很厉害，完全不能再穿了。

千寻无声地穿过走廊，尽量小心不碰到痛处，也尽可能不让那男人听到。

她轻轻打开门，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里面果然是盥洗室。正面象牙白的洗脸池放着洁净的光芒。千寻下意识地双手扶在洗脸池边缘，身体靠上前去。

头依旧是昏昏沉沉的。千寻望着洗脸池前的镜子，深深



叹了口气。镜子里望着千寻的，是一个头发蓬乱、神色疲惫的女人。

——自己看起来竟是如此憔悴吗？

千寻伸出手，和镜子里的女人同时摸了摸面颊，同时注视着那张小小的圆脸。只能说这张脸看上去糟糕极了。血色很差，有些木然的嘴唇微微张着，千寻觉得那根本不像自己。眼睛、嘴角，到处都缺乏表情。且不说别的，这乱蓬蓬的头发是怎么搞的？不该是这样的啊。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千寻到现在都没明白。

“怎么，起来啦？”

猛然听到身后有人说话，千寻赶忙转过身子。盥洗室的门没关，外面站着的正是刚才那个男人。

“起来了，就到这儿来。”

男人说完，忽地一下从千寻的视野里消失了。千寻一手拄在洗脸池上，又重新向镜子里望去，上半身依然对着门的方向。里面也依然是刚才那个疲惫、虚弱、肮脏的女人侧身看着千寻。不知是否因为镜子里的那张脸看起来实在太糟糕，千寻走出盥洗室时陷入了一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感觉。

千寻赤脚走在地毯上，轻手轻脚地走进那间回响着古典音乐的房间。屋子很大，看起来大概得有20叠，男人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咖啡杯。

“怎么，起来啦？”

男人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再看之下，千寻觉得男人并不像一开始看起来那么年轻，但大概也不过三十出头，长脸，脸颊瘦削。看上去并不粗野，反而有些神经质似的。

“要不要咖啡？”



千寻微微点头，向沙发走去。她头痛得觉得站着也困难，而且这间宽敞的屋里除了沙发、茶几和一套录像设备，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千寻并不乐意跟那个男人坐在一起，可屋子里也没有其它地方可坐。

“疼得很厉害吗？”

“哎……”

男人皱着眉头把坐在沙发上的千寻上下仔细打量了一遍，然后慢慢站了起来。

千寻觉得自己仿佛被男人的视线侮辱了，或者说，她一想到自己意识还没恢复时也曾这样被那男人的视线冒犯就觉得无法忍受。他是否还对自己做了其它什么？不，不会的。可也不能断定他什么也没做过。

很快，男人端着咖啡回到她面前。

“肚子饿了吗？”

男人的问题让千寻恍恍惚惚地想到一个问题：

“我，是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昨天夜里。”

“啊。那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男人看了看手表，告诉千寻是下午5点。

“那么——”千寻抿了一小口咖啡，抬头看着那男人问，“你能告诉我，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吗？你又是谁？”

“你难道不该先自我介绍一下吗？”

千寻的脑袋还是昏沉沉的，可她明白了男人的意思。是啊，千寻得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

纷乱的思维集中不到一起。千寻把手里的咖啡杯放到桌

上。头痛得厉害。千寻根本不想动脑子，可又觉得必须说些什么回答眼前的男人。

“我——”

等等。我得自我介绍，得告诉他我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得告诉他我的身份。

“你说什么来着？”

“你叫什么名字？”

“我突然忘了，对不起，让我稍微想想。”

千寻双手按住额角，头还是疼。她不明白为什么想不起自己的名字。

“我是谁啊——”

“嘿，我没出什么难题，就是问你叫什么名字而已。”

知道你在问我叫什么。我这不是正在拚命想吗！千寻双手按住太阳穴，拚命想开动脑子。可是这却让她感到头晕难受。

“我不知道，我想不起来！”

黏乎乎的汗珠从千寻额头渗出来。想不起自己的名字——竟有这等事！

千寻突然感到肩头隐隐一阵疼痛，一惊，抬头一看，是男人长长的手臂从茶几对面伸过来抓住了她的肩膀。

“是真的吗？”

不安，恐怖，还有莫名的焦躁。千寻的脑袋几乎要裂开了。

“我不知道。我，是谁啊——”

眼前男人的目光似乎骤然黯淡了下来，抓住千寻肩膀的手也松开了。他深叹了一口气，倒回沙发上。可千寻又能怎



么办？碰到麻烦不辨东西的，是她自己啊！

“我到底在这里干什么？我怎么会到这里？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是谁——”

脑袋要裂开了。不只脑袋，不知怎的胃也翻腾起来扭作一团。这身体的所有者竟然不知道自己是谁，怎么有这样的

事！
漩涡似的眩晕仿佛要把她卷走，千寻闭上眼睛双手紧紧抱住自己的脑袋。她真的什么也想不起来。她只觉得头痛、混乱，其余一片空白。这空白不断变大，名字、情景，什么也想不起来。

“失忆——”

千寻听那男人小声说。那一瞬，千寻有种想要大笑的冲动。你说什么？——她想问那男人，用最夸张的表情。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必须得是我自己，我肯定有自己的名字，有自己住的地方。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却想不起来了呢。

千寻抬起头，又重新看了一眼这间屋子。

窗、窗帘、沙发、桌子、咖啡杯、音响、电视——眼前这一切，自己都能叫得出名称，一个也没忘记，可为什么偏偏想不起自己的名字来呢？

“为什么？为什么！”

不安扩散开来。千寻完全不明白自己究竟怎么了。她觉得自己仿佛支离破碎了，不再是个整体。背上突然脱了力，千寻不由自主地向后仰去，仿佛当场就要倒下。

“怎么啦？”

男人急忙绕过桌子扶住了千寻的手臂。眼泪夺眶而出，